



世界畅销书榜
惊悚悬疑小说坊
SUSPENSE HORROR NOVEL



David Morrell

[美]戴维·默莱尔/著
刘芳 冯小龙/译

LONG LOST

消失之后

L O N G
L O S T

全球销售1800万册 被翻译成22种语言
《第一滴血》作者

群众出版社

LONG
LOST
消失之后

[美]戴维·默莱尔/著 刘芳 冯小龙/译

LONG
LOST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失之后 / [美] 默莱尔著; 刘芳, 冯小龙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9
(世界畅销书榜惊悚悬疑小说坊)
ISBN 978-7-5014-4315-4

I. 消… II. ①默…②刘…③冯… III. 侦探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7889 号

消失之后

著 者: [美] 戴维·默莱尔
译 者: 刘 芳 冯小龙
责任编辑: 张 蓉 张 晔
封面设计: 张子建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15-4 / I · 1767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献给杰夫瑞·温纳叙事大师。

很久以前，你许下诺言，而后持守之。

谢谢你让坐器止步于我的房门之外，我才有更多的时日安心写作。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弟弟失踪了，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他叫派蒂。那天放学后我们有棒球游戏，他骑车回家。他并没有玩棒球，那游戏是像我这样的大点的孩子们玩的，我刚十三岁，他只有九岁。他满脑子都是我的事，总想跟在我后面。可我的伙伴们嫌他碍手碍脚，我就跟派蒂说：“别跟着我，回家去吧。”我还记得他跨上脚踏车离开之前的那副受委屈的样子：瘦瘦的，剃个板刷头，戴着副眼镜，牙上带着牙齿矫正箍，穿件松松的T恤，宽松的牛仔裤——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但就像昨天一样。

该吃晚饭了，派蒂还没有露面。妈妈给几个邻居朋友打电话，都说没看见。二十分钟之后，父亲打电话报了警。他最担心（至少到那一刻）的是派蒂被汽车撞了，可警方的交通调度员说并没有发生伤及骑脚踏车小孩的意外事故。调度员说会派巡逻车寻找派蒂，一有消息就打电话过来。

父亲无法忍受等待。他让我带他看弟弟从运动场到家之间可能走的路线，我们开着车来来去去地找着。直到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的余晖反射出了脚踏车上的红色，我们差点没看见它。脚踏车倒在树丛间的空地上。派蒂的棒球手套在车下面。我们又找了好久，我们大声呼喊派蒂的名字。我们问遍了住在这条街上的人们，是否见过一个像派蒂那样的孩子，我们一无所获。开车回家的时候，父亲的脸绷得紧紧的，颧骨凸出来，嘴里不停地低声嘟囔着：“噢，天哪。”

我只希望派蒂是因为我把他从棒球场上赶回家而气得离家出走了。我想象着在睡觉前他出现了，一边说着：“现在你不感到抱歉吗？或许你比以为

的更想让我跟着你。”实际上，我已经感到伤心了。因为我无法骗自己去相信派蒂会把他的自行车扔在那些灌木丛中间——他喜欢那辆自行车。他怎么把棒球手套掉了呢？有坏事发生在他身上了。但是，如果我没有让他走开，那就永远也不会发生。

妈妈变得歇斯底里的了，爸爸再次求助于警察。一个侦探很快就到了。第二天就组织了一次搜索。报纸（这事发生在一个叫伍德福特的小镇，就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外边）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件事。我的父母上了电视和广播，乞求诱拐了派蒂的人把他放回来。毫无进展。

我无法描述派蒂的失踪带来的痛苦和毁灭性的打击。我的母亲依赖药物来稳定情绪。夜里很多时候，我听到她在抽泣。我因为让派蒂离开棒球场而无法摆脱负罪感。每次，我听到我家的前门嘎吱嘎吱地开了，就祈祷是他终于回家来了。父亲开始酗酒，丢了工作。他和妈妈开始吵架。一个月后，他搬了出去。他死于一场车祸。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驶出路面，翻了个个儿，车顶都撞毁了。没有任何保险金。我的母亲不得不卖掉房子，我们搬到一间小公寓，后来又到了哥伦布，和我妈妈的父母住在一起。很多时候我都在担心，如果派蒂回到那个家，他怎么才能找得到我们。

他缠绕着我。我长大了，读完了大学，结婚，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份成功的事业。但是，在我的脑海里，派蒂从来没有长大。他还是那个瘦瘦的九岁男孩，一副受了伤害的表情，看我一眼，然后骑上车走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想念他。如果一个农民犁地时犁出了一个小男孩的骸骨，那些残留物又不知怎么被鉴定是像派蒂那样的小男孩的，我都会为我的小弟弟感到痛心疾首。但是，事情至少要有个说法，我极其强烈地想知道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是个建筑师。有一段时期，我和费城的一家大公司一起干，但我最好的设计对他们来说太不正统了。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我还坚决认为换个地方住会使人兴奋——不是搬到东海岸的另外一个城市，而是彻底从东海岸搬走。我的妻子甚至比我更喜欢这个主意，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不会去琢磨我们选择丹佛的所有原因——是山的诱惑，抑或西部的神秘。重要的是，我们在那儿安顿下来，而且几乎从一开始，我的设计就受到了欢迎。

我的两座办公楼紧邻着城市公园。它们不但与周围的环境融合在一起，而且还反映出它们所处的环境。墙上贴的玻璃和瓷砖像巨大的镜子映射着附近的池塘、树木和草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尽管如此，我特别引以为自豪的，还是我设计的住房。我的许多顾客住在像埃斯班和威尔这样的胜地附近，可他们看重那些山峰，不想太惹人注目。他们喜欢置身于大自然之中，而不是

侵扰自然。我理解这一点。我设计的房子和大自然融合的非常好，以至于你得走到入口才能看到房子。大树和山脊把房子隐藏了起来，小溪在它们脚下流过，延伸出来的平坦的岩石做桥面，卵石做台阶，悬崖做墙壁。

有意思的是，融于自然的设计思路出乎意料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的顾客们忘记了他们不想惹人注目的初衷，按捺不住地要炫耀他们的新房子。《美家》和《建筑文摘》登载了相关的文章，尽管房屋外表的照片不像是家而更像是自然风光。当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还录制了一段两分钟片子穿插在他们的十点钟新闻里。打扮得像个旅行者似的记者跟她的观众玩起了挑战游戏：“你能在这些山脊和大树间找出一幢房子吗？”她就站在离一堵墙有十英尺远的地方，但是直到她指明房子在哪儿，观众才彻底意识到那幢房子有多么隐蔽。那条报道引起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部的注意。几个星期后，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周日早间报道里做了一段十分钟的访谈节目。

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同意去做节目。天晓得，我并不再需要靠做宣传去拉生意，所以，不是经济上的原因，那一定是因为虚荣。或许我想要我的儿子从电视上看到我。实际上，他和我妻子只是在走过被记者称为我的“变色蜥蜴”房子中的一幢时，才在镜头里短暂地出现了一下。我真希望我们都是“变色蜥蜴”。

第二章

一个男人喊我的名字：“布雷德！”

那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周日早间报道播出后的第二天。星期三。六月上旬。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整个上午都在开会，咕噜噜直响的肚子提醒我错过了午餐。我本想派我的秘书去给我买个三明治，可她正在做的事比我跑腿更重要得多。另外，我还想出去享受一下阳光。丹佛的市区是城市规划的典范——宽大而又令人愉快，建筑物都低低的，以便采光。我的目标是街道对面的一家熟食店，硬面包圈及再来点别的，我的脑子里除了一个咸牛肉三明治外没有别的。这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布雷德！”

开始，我以为是我的一个工作人员因为我忘了什么在提醒我。但我转过身来时，我发现我不认识那个向我快步走来的男人。他大约三十五六岁，看上去很粗俗的样子，长长的棕褐色头发脏兮兮地缠结在一起。一时之间，我以为他可能是在我的某一项工程中干过活的建筑工人。他的穿戴看上去像那

种人：破旧的工作靴、脏脏的牛仔裤，一件皱巴巴的劳动布衬衫、袖子卷了上去。而我擅长的是记住人的面容，我确定他的下巴上有条两英寸的伤疤。

“布雷德！上帝，我无法相信！”那个男人把一个磨旧了的背包扔在人行道上。“都这么多年了！全能的上帝！”

我看上去一定是很困惑的样子。我以为人们喜欢的是我的公司，而很少有人见了我会这么热情。显然，我们曾经认识，尽管我对这个家伙还一无所知。

他咧着嘴笑着，露出了带豁儿的门牙。“你不认识我吗？嗨，无论在哪儿，我都能认出你！我在电视上就认出你了！是我啊！”

我的大脑慢慢地运转起来，在记忆里搜寻着。“恐怕我不——”

“彼得！你弟弟！”

现在一切都变得清晰了，我的大脑飞快地转起来了。

那个男人伸出手来。“见到你真他妈太好了！”

“你的手离我远点儿，狗娘养的！”

“什么？”那个男人看上去给镇住了。

“再走近点儿，我就报警了。如果你以为你能弄到钱……”

“布雷德，你说什么呢？”

“你看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周日早间报道，是吗？”

“是，但是——”

“你错了，你这个讨厌鬼。少来这套，没用。”

在电视上，记者提到了派蒂的失踪。播出那天，六个男人往我的办公室打电话，都说自己是派蒂。“你的失踪了很久的弟弟。”他们每一个都高兴地这么说。第一个电话让我很激动，但是交谈了几分钟之后，我意识到那个家伙并不知道派蒂是怎么失踪的，在哪儿失踪的，也不知道我们的家庭生活情形。接下来两个来电话的骗子更坏。他们都想要钱。我告诉我的秘书不要再把那些自称是我弟弟的人的电话接进来。接下来三个想诈骗钱财的人对她撒了谎，假装有正当生意，骗她把电话接了进来，之后，他们开始了他们的演说，我挂断了电话。那之后的又一天，我的秘书又成功截住了八个自称是派蒂的男人的电话。

现在，他们本人亲自出马了。

“离我远点儿！”我很不耐烦，等不及交通标志灯变绿，就飞快地转过身，见车流中有空当，就朝街对面走过去。

“布雷德！看在上帝的份上，听我说！”那个男人大声叫道，“真的是我！”

我气得后背都绷紧了，一直往前走着。

“我得怎么做才能让你相信我?”那个男人大声嚷道。

我走到了马路中间,不耐烦地等着车流中的空当。

“他们抓住我时,我正骑车回家!”那个男人大声叫道。

我愤怒地转过身来。“记者在电视上提到了!离我远点儿,要不我就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布雷德,这会儿你要是打了我,会比小时候打我更让你难受。那辆自行车是蓝色的。”

气恼之中,那最后一句话我差点就没听着。派蒂的蓝色自行车的影像引起了我的注意。

“电视上可没提到那个。”那个男人说道。

“那个时候的报纸上提到过。你只要往伍德福特的图书馆打个电话,让资料部门查查那一年那个月的地方报纸上的大事就行了。要了解派蒂失踪的细节不是什么难事。”

“我的失踪。”那个男人说。

两边快速驶过的汽车都警告似的按着喇叭。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那个男人说,“这个也报道了吗?”

我不安地皱皱眉。

“我们睡上下铺,”那个男人说着,提高了声调,“我住上铺。我有个直升飞机模型,用根细绳吊在天花板上,正好悬在我上面。我喜欢把它拿下来,转螺旋桨叶。”

我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爸爸左手的小指尖在家具厂的一次事故中切掉了。他热爱钓鱼。我失踪前的那个夏天,他带你和我去科罗拉多露营,妈妈没去。她因为对蜜蜂螫过敏而害怕去户外活动,甚至看见一只蜜蜂她都怕得要命。”

回忆如潮水般漫过。仅靠查查旧报纸,那些细节这个陌生人一点儿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一件被报道过。

“是派蒂吗?”

“我们的房间里养了一条金鱼,但我们俩没一个愿意洗鱼缸。一天,我们放学回家,卧室里发出一股恶臭,鱼死了,我们把鱼放在火柴盒里,在院子里给它举行了一个葬礼。当我们再回到埋它的那个地方时,那里多了个洞,邻居的猫早把鱼给挖走了。”

“派蒂,”我开始向他走回去,差点被一辆汽车撞到,“上帝,真的是你!”

“我们有一次在房子里练接球时打碎了一扇窗户,爸爸把我们给关了一个星期。”

这次，是我伸出了手，我从来没有这么紧紧地拥抱过别人。他身上有一股留兰香口胶和香烟的味道。他的胳膊结实得惊人。“派蒂，”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章

骑车回家。生气。感觉受到了伤害。一辆小汽车来到他旁边，慢慢地和他并排走着。坐在前座的一个女人摇下她这面的车窗，问怎么去州际公路。他告诉了她。女人似乎没听见。握着方向盘的那个看上去很乏味的男人似乎也没在意他的回答。那个女人问道：“你相信上帝吗？”这是什么问题？那个女人又问道：“你相信世界末日吗？”小汽车转了一下，到了他前面。他很害怕，骑着自行车跳上了人行道。那个女人从车上跳下来，抓他。一只脚从脚踏子上滑下来。一块空地。灌木丛。那个女人抓住了他。那个男人打开了后备箱，把他扔了进去。后备箱盖儿“砰”地关上了。黑暗。大声尖叫。剧烈的心跳。氧气不足。他失去了知觉。

我们面对面坐在我要去的那家熟食店后边的一个单间里。派蒂向我描述着当时的情形。

“你真不该让我离开那场棒球赛。”他说。

“我知道了，”我的声音嘶哑，“上帝，我怎么不知道。”

“那个女人比妈妈要老。她满眼圈都是皱纹，头发根都是灰白色的了，嘴唇薄薄的，薄得可怕……驼背……胳膊软软地垂着，让我想到一只鸟，可她的力气却大得很。那个男的一头脏兮兮的头发，脸也没刮。他穿着连体工作服，身上一股嚼烟草的味道。”

“他们抓你干什么？你没被……？”我自己无法说出“猥亵”这个词。

派蒂向旁边看过去。“他们把我拉到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农场。”

“刚过边界吗？你就在离我们那么近的地方？”

“一个叫‘偿还’的小镇。可恶的玩笑，是吧？真的，就叫那个名。虽然我很长时间并不知道叫那个名。他们把我关了起来，一直到我逃跑时。那年我十六岁。”

“十六岁？一直在那儿？你为什么没来找我们？”

“我想过。”派蒂看上去有点不舒服，“只是我拿自己没法子。”他从衬衫口袋里拽出一包烟。

但他刚一划着火柴，一个侍者来到我们桌前。“对不起，先生，这儿不能吸烟。”

派蒂满是皱纹的脸上表情僵硬。“好的。”

“你们要点儿什么？”

“要你们拿手的。”

“什么？”

“咸牛肉。”我对侍者说道，同时打破了紧张的气氛。

派蒂不耐烦地把烟胡乱塞回口袋里。“两杯布兹。”

侍者一离开，我就环顾了一下四周，确定周围没有别的顾客能听到我们说的话。

“你什么意思啊？你不能自己来找我吗？”

“那个男人总是告诉我妈妈和爸爸永远都不会再要我了。”

“什么？”

“在他……之后就不会……他说妈妈和爸爸会感到厌恶，他们会……”

“不认你吗？他们才不会。”悲伤使我浑身发紧。

“现在我明白了。但我逃跑的时候……这么说吧，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地下室里。”

“上帝。”

“我有七年没见过阳光。”他的脸颊绷紧了，“我根本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了。我出来以后，过了好一阵子才搞清楚东南西北。”

“那你一直在干什么？”

派蒂看上去很痛苦。“到处流浪。干点建筑活，开开货车，什么都干过点儿。正好，我二十一岁生日之后，碰巧开卡车去哥伦布。我鼓起勇气去了伍德福特，看看我们的家。”

“那时房子已经卖了。”

“我知道了。”

“爸爸死了。”

“我也知道了。没人记得丹宁夫人和她的儿子布雷德搬到哪儿去了。”

“我们在哥伦布，和妈妈的父母在一起。”

“那么近。”派蒂绝望地摇摇头，“我不知道妈妈的娘家姓什么。我无法通过她的父母找到她。”

“但是，警察可以帮你找到我们。”

“那就非得问我那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

“那样他们就可以逮捕绑架你的那个男人和女人了。”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还得有一场庭审。我必须得作证。事情会登在所有的报纸上。”他无助地打着手势。“我感到那么……”

“现在都过去了。尽量把它忘掉吧。你一点错都没有。”

“我还是感觉……”派蒂迟疑地要说出下面的词。这时侍者给我们送来啤酒，他停下不说了，拿起他的那瓶，喝了一大口，换了话题。

“妈妈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让我惊讶。“妈妈？”

“是啊，她怎么样了？”

我回答他之前，迟疑了一会儿。“她去年死了。”

“……哦。”派蒂的声音沉了下去。

“癌症。”

“啊。”那声音轻轻的，同时又好像是被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盯着他的啤酒瓶，可那痛苦的眼神又像是落在什么遥远的事物上。

第四章

我走进厨房时，凯特的通常很吸引人的脸看上去很紧张。她一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一边在讲电话，还焦虑地把一只手插进她的金黄色长发里拉着。然后，她看见了我，肩膀放松地垂下来了。“他刚进来。我回头打给你。”

她一挂上电话，我就笑了。

“你去哪儿了？每个人都很担心。”凯特说。

“担心吗？”

“你今天下午有几个重要会议，但你一直没出现。你办公室的人担心你遇上了车祸或是——”

“一切好极了。我忘了看时间。”

“——是被抢劫了还是——”

“比好极了还要好。”

“——心脏病发作还是——”

“我有非常好的消息。”

“——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一向值得信赖，可现在快六点了，你却没有任何电话让我知道你一切平安而且……我从你嘴里闻到的是酒味儿吗？你一直在喝酒？”

“当然。”我无所顾忌地笑了。

“大白天的？不顾和客户的约会？是什么东西让你昏了头？”

“我告诉你了，我有非常好的消息。”

“什么消息？”

“派蒂出现了。”

凯特的蓝眼睛看上去迷惑不解，似乎我说的话令人莫名其妙。“谁是……”马上，她反应过来了，“上帝，你不会是在说……你的弟弟。”

“正是他。”

“但是……但是你告诉我你以为他死了。”

“我错了。”

“你肯定是他吗？”

“当然。他告诉我的事儿只有派蒂才能知道。一定是他。”

“那他真的在这儿吗？在丹佛吗？”

“比那更近，他在前面的门廊里。”

“什么？你把他留在门外面？”

“我不想让他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我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我讲了讲发生的事。“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细节。重要的是要你知道，他经历了许多磨难。”

“那更不该让他在门廊上久等。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进来。”

正在那时，贾森从后院进来了。他十一岁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这使他看上去非常像派蒂失踪时的样子：牙齿矫正箍、雀斑、眼镜、瘦削。“吵什么呀？你们在争论什么吗？”

“正相反。”凯特说。

“发生什么事了？”

看到贾森的眼镜，我联想起派蒂也需要戴眼镜，但外面的那个男人没戴。我突然觉得似乎有针在扎我的胃。我被骗了吗？

凯特蹲在贾森面前。“你记得我们告诉过你，你父亲有一个弟弟吗？”

“当然记得。爸爸在那个电视节目里提到过他。”

“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失踪了。”凯特说道。

贾森心神不安地点点头。“我做过与这个有关的噩梦。”

“哦，你不会再做噩梦了。”凯特说，“猜猜发生了什么？他今天回来了。你要去接他。”

“是吗？”贾森高兴起来，“什么时候？”

“就在我们一打开前门的时候。”

我努力想对凯特说说，说出我突然产生的疑虑，但她已经向通往前门的走廊走去。下一件事就是，她打开了门，我不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但我怀疑外面那个外表邋遢的男人与她理想中的长期失踪的弟弟的样子是否一致。派蒂从他一直吸烟的地方转过身来，欣赏着房子前面栽着的那片树。他的背包在他旁边。

“派蒂吗？”凯特问道。

他把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有点儿局促不安。“这会儿我觉得‘彼得’听起来更像成年人。”

“请进来。”

“谢谢。”他往下看吸了一半的香烟，瞥了一眼房子里面，掐灭了发红的烟头，把剩下的半截放进衬衫口袋。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吃晚饭。”凯特说道。

“我不想麻烦你。”

“瞎说。我们愿意和你在一起。”

“说实话，这让我很感激，我已经想不起来最后一次吃家里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这是贾森。”凯特自豪地向我们的儿子打了一个手势。

“嗨，贾森。”那个男人和他握握手，“你喜欢玩棒球吗？”

“喜欢啊。”贾森说，“但我玩得不太好。”

“让我想起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怎么说呢，晚饭以后，我们玩玩，怎么样？”

“棒极了。”

“哦，别再站在门廊上了。进来。”凯特说，“我给你拿点喝的。”

“如果有的话，给我来杯啤酒吧。”那个说他是派蒂的男人跟在凯特后面往里走着。

在他跨过门槛前，我必须得知道。“你戴着隐形眼镜吗？”

“没有。”那个男人困惑地皱皱眉，“你怎么这么问？”

“你小时候需要戴眼镜。”

“现在还得戴。”那个男人把手伸进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拿出一副眼镜，眼镜的一条腿断了。“这是今天早上弄折的，但没有它我完全能应付。你知道的，我只是看远处时才需要戴眼镜。这是个小测验还是什么？”

我激动得喉咙都发疼了。“派蒂……欢迎回家。”

第五章

“这是最好吃的炖肉块了，丹宁夫人。”

“你是这个家的一员，叫我凯特。”

“这些马铃薯也好吃极了。”

“恐怕我骗了你们，用了奶油。现在你们的胆固醇会非常高了。”

“我从来没那样注意过原料。只要是吃的，就欢迎。”派蒂笑的时候露出

了他的带豁口的门牙。

贾森忍不住盯着看。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弄成这样的吗？”派蒂指了指他的牙。

“贾森，你真没礼貌。”凯特说道。

“不会。”派蒂咯咯笑着，“他只是好奇。我是个孩子时也一样。贾森，去年夏天，我在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干一件屋顶的工程，从梯子上掉了下来。这也是我的下巴上有这个伤疤的原因。好在我掉下来时离地很近，要不我会摔断脖子的。”

“那是你现在住的地方吗？”我问道，“在科罗拉多弹簧公司？”

“上帝，不，我不住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停止了咀嚼。

“但是每个人都得住在某一个地方。”凯特说道。

“我不是。”

贾森看上去很困惑。“但你睡在哪儿啊？”

“得哪儿睡哪儿吧。总有地方可以当床的。”

“那似乎……”凯特摇摇头。

“什么？”

“非常孤独。没有朋友。一无所有。”

“我想那要看你的习惯了。没什么人理我。”派蒂并没有看着我，但我禁不住仔细想着他的述说。“说到拥有什么东西，重要点儿的东西都在我的背包里。如果拿不动的，我就不要了。”

“马路国王。”我说道。

“的确，你明白。”派蒂向贾森斜靠过去，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我到处流浪。要看在哪儿工作，而且天气怎么样。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冒险。我从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像上个周日，我碰巧在蒙大拿的布特，在一个餐厅吃早饭，那儿有一台电视。我通常不看电视。那些周日早间报道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但这回引起了我的注意，是那个接受访问的家伙的声音。我从鸡蛋和香肠上抬起头来，上帝，电视上那个伙计让我想起某个人——但不是最近认识的，是很长时间以前。我一直等着主持人说出那个家伙是谁，然而不必了——因为主持人提到那个家伙小时候，他弟弟离开一场棒球赛以后，在骑车回家的路上失踪了。当然，电视上那个家伙就是你父亲。”

派蒂转向我。“我长大了，越来越想看到你，布雷德，但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主持人说你住在丹佛。我放下刀叉，立刻出发，到这儿来了。用了周日一整天，周一、周二，告诉你吧，我沿途试着打电话，但你家里的号码没有登记。至于你的办公室号码，嗯，你的秘书不给我接进去。”

“都是因为回家路上我告诉你的那些讨厌的电话。”如果他以为我一开始那会儿是在故意拒绝相信他，我会有一种负罪感的。

“从蒙大拿到这儿开车要三天吗？一定是你的车坏了。”凯特说道。

派蒂把他的头从一边摇到另一边。“刚好一辆车在不属于我的东西之列。我搭免费的便车。”

“免费搭便车旅行吗？”凯特惊奇地问道，“为什么你不坐巴士？”

“嗯，有两个好理由。第一个是，以我的经验，坐巴士的人经常有同样惹人厌烦的故事，但任何一个在旅途中让人搭便车的司机肯定是值得一聊的人。”

他的说法使我们咯咯笑了起来。

“如果发现他们不那么有趣，我通常会说：‘让我在下一个镇子下车。’然后我再找机会搭下一辆车。每一次搭车都是一个小小的冒险。”派蒂的眼睛津津有味地眯了起来。

“那不坐巴士的第二个原因呢？”我问道。

他眼睛里的神采渐渐消失了。“近来工作太不好找了。我没钱买票。”

“这一点就要有变化了。”我说道，“我知道哪儿有很多建筑工程的活儿——如果你想找的话。”

“我当然想。”

“同时，我会给你些零花钱。”

“嗨，我不是到这来要救济的。”派蒂说道。

“我知道。但是在找到工作之前，你花什么呀？”

派蒂没有回答。

“别客气，”我说，“接受一点礼物。”

“我想我是得用些现金去汽车旅馆租一个房间。”

“不必，”凯特说，“你不用去租什么汽车旅馆的房间。”

“你和我们一起过夜。”

第六章

派蒂把球向贾森投过去，贾森通常很笨，接不着球，可这回却接得很好，他咧开嘴笑了。

“看，爸爸！看看彼得叔叔教我什么了！”

“你太棒了。也许你叔叔应该考虑去当教练。”

派蒂耸耸肩。“都是些小伎俩，在路上学的。在那些镇子上，我每周五晚

上都在棒球场上混。你要记住的只有，贾森，要盯住球，而不是你的手套。要确保你的手套准备好，随时可以‘啪’地合上。”

凯特出现在后门，她的金黄色头发在厨房的灯光中映出轮廓。“该上床了，小会员们。”

“呀，我非得睡觉吗，妈妈？”

“我已经让你比平常多待半个小时了。明天要上学。”

贾森失望地转向他的叔叔。

“别看我，别找帮忙的。”派蒂说，“照你妈妈说的去做。”

“谢谢你教我，彼得叔叔。现在或许那些孩子会让我参加比赛了。”

“嗯，如果他们不让你参加，你就告诉我，我去棒球场和他们说道说道。”派蒂揉搓了一下贾森黄里带红的头发，用胳膊肘轻轻把他向屋子里推了推。“你最好别让你妈妈一直等着。”

“早晨见。”

“当然。”

“我很高兴你找到我们，彼得叔叔。”

“我也是。”派蒂的口气里透着不确定，“我也是。”

贾森向屋里走去，我的弟弟转向我。“好小子。”

“是啊，我们以他为荣。”

西下的夕阳给后院的树染上了一抹绯红的光辉。

“还有，凯特是……”

“很棒。”我说，“遇到她的那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不用去说别的。是你自己干得好。看看这房子。”

我感到有点尴尬，我竟拥有这么多东西。“我的同事为这个还开过玩笑。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我的特点在于设计的建筑物几乎掩藏在周围的环境里。我们刚来到这个镇子时，这座旧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就好像为我们准备的似的。当然，前前后后的树把它藏的非常好。”

“感觉很坚固。”派蒂向下看了一眼自己长满老茧的手，“真是有意思的事儿。成功了。嗯……”他抬起头咧嘴笑了，“教练这个活儿让人容易口渴。我想再来点儿啤酒。”

“马上就来。”

我拿着啤酒回来时（凯特在屋子里扬扬眉毛，很不习惯看到我喝这么多），我还带来了装在购物袋里的一点儿东西。

“那是什么？”派蒂想要知道。

“我一直为你保存的东西。”

“我想不出你会——”